

国际中国学研究丛书

观中国

域外中国研究动态

(2016—2018)

唐 磊 主编

2016
20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际中国学研究丛书

观中国

域外中国研究动态

(2016—2018)

唐磊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中国：域外中国研究动态：2016 - 2018 / 唐磊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2
(国际中国学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4340 - 4

I. ①观… II. ①唐… III. ①中国学—文集 IV. ①K207. 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509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54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智库中国研究数据库与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14ZDB163)

目 录

一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变革

- 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金德芳 赵穗生 柯岚安等 (3)
- 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利益攸关国 赵穗生 (6)
-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及欧洲的利益 顾德明 (11)
- 全球顶尖学者眼中的中国未来 包道格等 (15)
- 中国海外反恐战略的演进 杜懋之 (17)
- 中国的发展融资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吗? 杜大伟 (22)
- 中国的数字经济及其全球影响 菲利普·施塔布等 (26)
- 重启中美贸易关系的思考 张克斯 (30)
-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亚洲政策：三种潮流的并存 神保谦 (34)
- 美国不应用贸易制裁对付中国 马修·古德曼 伊利拉特纳 (39)

二 中国国家形象与国家软实力

- 中国软实力：对儒学和孔子学院的挑战 安雅·拉赫蒂宁 (45)
- 美国流行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人对“美丽的帝国主义”
的看法 彼得·格里斯等 (49)
- 百花齐放的中国智库 顾德明等 (53)
- 谁的声音构塑了中国的全球形象 莫诗彬 (57)
- 2017年海外对中国软实力发展的评估 乔纳森·麦考利等 (60)

留学生是软实力资源吗?	毕安娜 (64)
中国新型智库的崛起与中国的国际化	简·海沃德 (69)
中国的软实力战略	佐山修 (73)

三 中国对外政策及各国对华关系

非洲人在中国: 问题、研究与评论	博艾敦 等 (79)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外交	孙德刚 叶海亚·祖必 (83)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 利益与意识形态间的 考量	格奥尔格·斯特吕弗 (88)
民众态度如何影响对华政策? 美英两国的 比较	托马斯·斯克托 杰森·雷夫勒 (92)
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进路	蒂莫西·希斯 (97)
美国需要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全球角色	方艾文 (102)
英国脱欧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夏添恩 (106)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西方主流学者的研判	白洁曦 (110)
认同政治: 中国作为日本的“他者”	雷恩·叶妮·林格伦等 (114)
中国对外援助的扩大与国际开发援助的界限	渡边紫乃 (118)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七种叙事	戴维·凯利 (122)
从公共外交与游说看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顾德明等 (126)
中国—欧盟创新合作关系: 从零和到全球网络	夏添恩等 (129)
中日竞争的新动态: 持续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吉松秀孝 (133)

四 政府改革与国家制度建设

重视性别统计以提升公平治理和政府职能转变	陈澜燕 (139)
中国式产权制度的可能优势	肖恩·戈德芬沙 (143)
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政治演变	高原明生 (148)

五 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

-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与规模政治 约翰·安田小次郎 (155)
- 老龄人口中财富与健康的联系：中印
比较 考沙伦德拉·库马尔等 (160)
- 改善教育公平需更精确的政策设计 罗朴尚等 (164)
-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舆情与实践 马晓月等 (168)

六 环境保护与城乡发展

- 环境污染是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困境 罗米·哈因 (175)
-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及其所面对的风险 克里斯汀·卢尼等 (179)
- 农村移民的城市归属感：基于北京市社区邻里关系的
研究 吴缚龙 约翰·罗根 (183)
- 新失落一代：经济转型对农村青年的影响 加里·H. 杰弗逊 (188)
-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计划的建立：充足性与可持续性 潘宇舟等 (193)

七 经济成长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 全球化时代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彼得·诺兰 (201)
- 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改革与风险 埃斯华·普拉萨德 (205)
- 朝着“新常态”前进的增长战略：以比较视角
看中国 约格·迈尔 (210)
- 2025年前的中国经济预测 马明浩 (215)
- 国内“雁行模式”——中国的产业转移与政策
扩散滞后 洪源远 (220)

八 “一带一路”倡议实践与演进

彼得·诺兰新著《理解中国：丝绸之路与共产党宣言》

- 简述 唐 磊 (227)
- 对中国复兴蓝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
- 评估 克里斯托弗·约翰逊 (230)
- 中国新丝绸之路的三年历程 范文丽 尼古拉斯等 (234)
- 中国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新扩展——作为“廉洁之路”的
- “一带一路” 冈田实 (238)
- 中国对欧投资：留给“一带一路”的经验
- 与教训 菲利普·陆克 (243)
- 重新审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杜懋之 杜普莱 (248)
- 亚投行的社会风险管理：中国特色还是
- 国际特色？ 柯兰君、苏珊娜·普莱斯 (252)
- 编后记 (257)

—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变革

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观

金德芳 赵穗生 柯岚安等

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自身以怎样的姿态和理念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建构中，是国际学术界一直关心的问题。近年来，诸如“大同世界”与“天下”等代表传统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术语被海内外学者频繁引用，中国大陆学者赵汀阳等人提出的“天下体系”“天下主义”也成为海外中国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2015年第24卷第96期《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杂志刊登了三篇文章，集中对此话题进行了探讨。它们分别是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的《“天下”之辞：中国会改变国际体系吗?》(The “Tianxia Trope”: Will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赵穗生的《重新思考中国的世界秩序：帝国圈与中国崛起》(Rethinking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Imperial Cycle and the Rise of China)以及柯岚安(William A. Callahan)的《历史、传统与中国梦：大同世界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His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ina Dream: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

金德芳的文章回顾了以赵汀阳为首的一些学者对国际体系的讨论。在金德芳看来，赵汀阳等人认为今日的世界秩序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其必然结果便是存在外来者与“异教徒”的观念，其实质不过是一个个国家交替成为帝国，通过掌控知识生产来主导世界。而中国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之前并非没有今日的“世界”观念，而是没有外来者或“异教徒”存在的天下观念。在天下体系中，存在一个世界性政府与周边民族文化各异的附属国，它们共享一套制度、法律、秩序与资源，且人

们在各国之间来去自由。当世界政府违反正义法则或滥用职权时则会丧失统治的合法性。

赵穗生则回顾了古代中国与周边组织结构方面的论述。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根据文化区分了华、夷，但这并不代表内或外，而只是代表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中国处在中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为周边。中心与周边依靠朝贡或藩属体系维系亲密的关系——中心保护周边，周边屏藩中心，形成中国与四邻互相依赖、共存共荣的格局。天下体系便是周边环拱中心的模式。在该套世界秩序中，中国依靠王道、仁政与德治而非强力治理天下，并保持着天下归一旦和而不同的局面。古代中国因此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国家，由中国和周边国家所组成的亚洲也被描述成和谐社会，即便是亚洲的内部战争也被视作基于正义与礼法而非利益。

在金德芳与赵穗生所描述的一些学者构想的天下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大国或实体的存在是体系得以运转、社会得以和而不同的关键性要素。但是，“强有力”不仅意味着物质性力量或是集中一切的“苏联模式”，还意味着以仁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氛围。另一个问题则是，在这些中国学者的心目中，今日的世界里谁能够充当作为中心的超级大国或实体？金德芳和赵穗生在文章中叙述了中国学者的选择：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创始者，自然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而联合国充其量不过是协调这一体系的中间人，并非拥有切实实权之主体，也并没有能力建立起天下体系。于是，在近代被迫放弃原先制度与价值观念、被迫承认主权平等原则而进入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成为选择之一。在这套关于天下体系的话语中，关键不但在于中国能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在于其能否占据今日美国都尚未完全实现的绝对中心的地位。

柯岚安发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学者普遍重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它实际上是毛泽东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毛泽东提及了两个关键点：一是中国要对全世界人民与人类做出贡献；二是要在几十年内赶英超美。这两个目标自然与今日的天下体系构想息息相关——中国有能力且有责任成为这一中心。当然，成为世界中心尚未足够，宣扬和平与

和谐则是另外一步。中国式的和平与和谐不仅是共产主义式的，还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比如柯岚安并不认为毛泽东与儒家文化之间格格不入，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毛泽东都曾通过《礼记》中的大同观念——和而不同——来描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古代中国真的存在天下体系吗？学者们对于天下体系的构想真的能够实现吗？执政党与政府真的会接受这套学说并借以挑战今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无论是金德芳、赵穗生还是柯岚安都认为这套学说其实是乌托邦式的构想。赵穗生从历史角度剖析了天下体系的假想性质，即在真实的历史上，古代中国所领导的亚洲秩序不像今日许多学者所描述的那般温情脉脉、仁义皆全。虽然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实行朝贡或藩属制度，但这套中心—周边式的朝贡或藩属体系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赵穗生援引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观点指出，表面上维系中心—周边结构的朝贡或藩属体系有些时候只是礼仪性的。许多亚洲国家并没有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想成为中心—周边关系的一部分。此外，诸如濮德培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等学者还认为历史上中国的一些朝代与奥斯曼帝国、俄国等帝国有着类似的扩张倾向。但是这些观点历来遭到中国学者的拒斥。

金德芳认为，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和平崛起以及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不会接受天下体系的构想，因为政府加入联合国以及强调民族国家之主权的行为与天下体系其实相悖，后者反对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正如金德芳和赵穗生共同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并未宣示此种野心，其对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资源的倡导也许只是为了在参与世界竞争时减少来自他国的阻力。

柯岚安也认为，学者构建的天下体系或和谐观念看似美好，却空有目标而疏于细节。此外，柯岚安在最后还指出，重要的并不是指出这种构想的乌托邦性质，而是需要看到中国的政府与民众对于此种构想的讨论，其实际意味大多是对自由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抵制。

唐磊、韩侃瑶/编写

2016年2月

中国是世界秩序的利益攸关国

赵穗生

2016年6月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在线刊物《峨山论坛》刊登了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赵穗生教授的文章，题目为《中国与发展中的世界秩序：利益攸关国抑或一支变革性力量》(China and the Evolving World Order: A Stakeholder or a Revolutionary Power)。文章认为，虽然中国并非简单的规则遵循者，但也不是一支希望破坏现有秩序的变革性力量。中国不仅尚未取得超越美国的地位，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有特色的价值观念来支撑新的世界秩序。中国政府目前基本还是坚持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原则，同时适应于新兴的跨国性规范。中国是一个持改良主义的大国，它并非不满于现有的秩序，而是不满足于其在这个秩序中的地位。如果通过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协商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要求，对规则进行调整，增加其在现有机制中的发言权和重要性，中国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国际秩序的积极建设者和维护者。该文摘要如下。

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态度的演变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为霸权国家，在战后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多边经济体制、集体安全体系以及政治自决。然而“冷战”的开始扭曲了这一秩序的自由主义初衷，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革命国度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

与苏联不同，出于对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中国通过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现对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接受。这一原则将国家主权置于最高地位，有助于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免于外国干涉内部事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

自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努力地适应跨国性规范。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于是开始逐渐向国际规范靠拢。全球化对于国家主权的影响在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由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所决定，在中国相对脆弱时，全球化可以表现为对国家主权的重大威胁，然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国家，中国现在可以“基于自身条件参与国际机构，在不丧失自主权的情况下从全球化中获取益处”。

改革或修正的力量

对有些观察家来说，中国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使其成为一支革命性力量，但实际上中国的初衷并非取代现有的秩序，它要求的只是对全球治理进行改革，并希望作为规则制定者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首先，中国在短期内还不能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利用其军事和经济力量，还包括软实力来打造世界秩序。中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从经济规模上取代美国，但是可能难以取代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和领导作用。

其次，即使在亚太地区，取得区域主导地位也不是中国的目标，因为有美国、日本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存在和影响。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但许多周边国家也在发展。中国更为自信的行为方式，使得其邻国紧张不安，它们或是与美国结盟，或是相互结盟，力图平衡中国。经济决定政治的旧规则在东亚失去了效力，因为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经济上与中国联系紧密，但是在安全和政治上却与美国结盟，欢迎甚至力邀美国平衡中国力量的增长。

中国的制度举措不会在其崛起中发挥关键作用，而只能是崛起的结果。从历史角度来讲，追随新兴大国是惯常做法，因为有着潜在的巨大

相对收益。最成功的新兴大国恰恰是那些能够吸引最大多数追随者的国家。因此，同时与诸多邻国处于紧张状态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不能赢得其邻国的支持或至少消除它们平衡的动机，中国就不能成功地崛起。中国的长期利益依赖其与邻国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再次，中国一直受益于并且还将继续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撑世界和地区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世界秩序。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的优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虽然中国对于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和战略行动感到不适，但是其仍然得益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角色。中国领导人需要权衡并作出明断，“西方衰落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亚洲的崛起”。

中国常常表达出对美日同盟的忧虑，但这一同盟是支撑东亚稳定、防止日本重新军事化的地区安全架构的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日本在战略上独立于美国，将为中国构成一个怎样的区域安全景象呢？”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恐怕早就开发自己的核武器了，这甚至会激励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发核武器。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决策者和分析家不要相信所谓美国衰落的强硬说辞，即使这是真的，一个虚弱的美国对于中国而言也并不是好消息。

最后，中国面临巨大的内部问题，而且由于这些问题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崛起脱轨，因此中国还是一个脆弱的新兴大国。没有经济能够永远保持相同速度的增长，中国经济表现出众的时代已经结束。放缓的经济对于中国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中华不自乱，无人可乱华。”中国崛起最终决定于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为确保其未来的发展，中国必须将其内部事务放在第一位。

仍然是一个利益相关者

虽然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诸如“一带一路”等倡议使得它作为一个修正的和改革的力量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不管是从实力还是从价值观念的角度，中国还不能挑战现存的秩序。

中国的地区经济创举尤其如此。虽然“一带一路”更多是由中国的战略抱负而不是商业逻辑所驱动，但其是否能打造出一个非西方的网络，

且中国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尚不能确定。不同文化的联结，以及中国的历史角色和现代角色的联结，在当今的复杂环境中能否被接受尚不得而知。

至于“亚投行”，这个拥有 57 个创建成员的多样化的组织，并没有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鲜明代理人。虽然欧洲多国的参加的确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但是也牺牲了中国对该机构的控制。为更加符合现有机制的原则，中国保证“亚投行”将是“机构精简、廉洁和绿色”，并强调透明、问责、开放和独立。

“亚投行”的情况表明亚洲和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而是愿意通过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创新活动合作并从中获益。美中竞相创建更好的多边机构对于世界来说是件好事。“由此一来，美中之间在亚洲的权力之争就将主要围绕着制度建设和标准制定而展开，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军备竞赛或是贸易摩擦谈判，这将成为主导区域秩序创建过程的新途径。”“竞相实现高等级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而不是低水平的治理，这样无论美国赢还是中国赢都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我们都将看到全球治理管理标准的改进。”

结 论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注，它们担心中国在地区和更大范围内伸张自我并成为削弱现有世界秩序的革命力量。但是中国远未取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获得的那种优势地位，仍然遵守着业已确立的世界秩序的规则，通过改革来修改而不是重写规范与原则。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主要不在于世界秩序的原则，而在于中国是否已经获得与其崛起中大国地位相称的声望和权威地位。如果给予中国更大的作为规则制定者的空间，与其他大国一道来改革现有秩序，更好地反映其现有力量和兴趣，中国可能仍将如此。

毕竟，“国际上相对权力的分配是随着新兴市场的发展而转移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35% 左右时形成的秩序在美国占比不足 20% 时便难以维持。这一发展并